

歡樂今宵與古典社會主義的終結

魯斯仁

「歡樂今宵」上廣州現場表演了。中大出產的精英分子馮志強宣佈了這劃時代創舉在社會學上的意義：從這一天起，社會主義必須多一個DIMENSION，什麼才算是社會主義式的娛樂事業？

事實往往使人尷尬：社會主義祖國需要從香港輸入資金和科技之餘，也需要輸入娛樂。在個人層面而言，社會主義的困境在於無法創造出一個令人生活愉快、多姿多采的環境。於是祖國的娛樂事業祇有停留在「上天的賜予」這階段上；除了祖國山河的壯麗多嬌，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吸引人呢？霍麗娜的名貴相機大派用場矣！公園恐怕是國內最有成就的娛樂事業了，然而，很多公園都是同一個樣版出來的，劃一單調。

本來，電影、書籍、圖書、音樂、體育、戲劇都可以充當社會主義式娛樂事業的重點。老馬一貫以HAVE A DIALOGUE WITH PLATO為賞心樂事，主席唸古書自娛，康生收藏書畫。江青同志也刻了塊「君向瀟湘我向秦」的石章。還有洪文同志花了幾百塊人民幣的進口釣魚干。這一切娛樂在文革後從民間消失。好了，沒了「四人幫」，文藝復興可以指日可待乎？不要相信絲章的話，即使政治氣候十分適宜，技術上也不易辦到。癥結在於娛樂媒介，正不幸應了那句街知巷聞的「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」。齊白石的魚蝦蟹之所以吃香賣錢，因為有了一群有錢有閒的知識階層；沒有樊山也沒有齊木匠。欣賞的角度和傳統是由一個知識階層的CHRONOLOGICAL CONTINUUM來一脈相承。必先有風雅然後去附庸。這個知識階層對娛樂事業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發展途徑；所謂發展途徑包含了創作、批評、支持和繼承。發展途徑又是以明星制度、口碑捧場制度、貴乎師承的學習制度來實現。梅蘭芳、徐悲鴻、紅綫女、吳晗等人是也。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沒有消滅這知識階層，文革真的革了它的老命。誰說這不是文化大革命？娛樂事業沒了最後的一點貴族味時，餘下的祇是「歡樂今宵」了。除了電視還可以有什麼？

資本主義的電視事業是從GAG到GAG的，觀眾是越來越優養了。很可惜，支持不是從觀眾直接給予創作者，中經收視率、廣告費。創作的方向由「觀眾的口味」而定，沒有了一言九鼎的大師級批評。徐悲鴻賞識黃永玉（？），湘綺老人提攜齊白石，胡適慧眼識吳晗；誰提拔了許冠文、劉天賜？THE FACELESS MASSES！姚文元及其門徒石中英一定圓瞪怪眼大喝道：人民群眾的愛好有啥勿對？用AFFLUENT YOUNG的說法：這個SYSTEM勿靈光。娛樂不是陳皮。娛樂之樂本來就貪新忘

舊的樂趣。潮流一定要日日新。香港電視事業的潮流歷歷在目，先是蔡和平的歡樂今宵，繼之許冠文的雙星報喜、大官賜的七十三、陳韻文（？）的狂潮。還有麥當雄的大家姐。潮流的誕生是電視人的揣摸民意，食正條水就源源不絕地大量製作直至朴直。居於潮流之末，好橋一樣死火，五台山橋王的「哈囉，夜歸人」（電影）也要黯淡收場。撇開Q仔式的泛政治觀點（參看文化新潮一月號），這個SYSTEM總算是WORKABLE AND WORKING，而且十分「尊重民意」。注意，這是資本主義的「收視率——廣告收入」系統操作的有效成果。請問，社會主義的電視娛樂又如何推出陣陣不同的潮流？

本來，電視這種娛樂的興起就意味着古典自由主義的終結。你，作為一個觀眾，祇有看或不看的自由，沒有想或不想的自由，沒有創作或不創作的自由，當然也沒有像蕭銅看京劇大叫「好胡琴兒！」的COMMUNICATION之自由。你總不能長期對着電視大叫好橋。問題出在電視是講究GAG和TEMPO，因而導至ONE-WAY TRAFFIC和MEDIOCRITY。曹雪芹的紅樓夢有多少GAG，多少TEMPO？古典自由主義從來講究娛樂中個人的自由發揮、自由聯想和自由感受，又十分注重多向性的發展。媒介與媒介之間確是存在着本質上的差別，此所以你可以欣賞小說「紅樓夢」而不忍卒觀佳視的「紅樓夢」。孫郁標竟然可以如此無知！如果你對電視不起勁，不要怕對別人說，這祇不過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高貴品質你依然保有。

古典自由主義孕育了古典資本主義，也孕育了古典資本主義的孖生細佬——古典社會主義。你試讀讀「共產黨宣言」，是不是有個古典自由主義的幽靈在背後徘徊？所以我說：電視這種娛樂的興趣也意味着古典社會主義的終結。國內的官老爺有沒有參透這個玄機？對於娛樂內容的意識形態的批評固然需要，對於娛樂媒介的本質的認識也不容忽視。賭馬在媒介本質上比電視更適合社會主義。豈不怪哉？然而，事實確是如此。

★歡樂今宵★

